舟山味道

# 鲜美一冬唯舟山带鱼

□陈佩君

西风越来越紧,天越来越冷,不管岛城如何日新月异,这大自然的物候还是千年不变地按时到来。“天越冷,鱼越肥。”市井老话头又响起。一年冬又来,岛城的带鱼汛期也随之银亮亮地裹着寒风袭来。

舟山人都知道,带鱼是这寒冷冬日里的顶级美食。这从舟山俗语“带鱼吃肚皮,闲话讲道理”就可知,带鱼早已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并凝成生活的智慧。带鱼肚皮这块肉最好吃,跟人之间讲道理这个美德相提并论, 吃带鱼肚皮,口齿美滋滋;讲道理,心里美滋滋,一句话,带鱼是冬季最受岛城民众欢迎的鱼货。

舟山带鱼品类分好几种, 有海钓带鱼、拖网带鱼、雷达网小眼睛带鱼。尤其“雷达网小眼睛带鱼”,最受市民热捧。我总觉得这“雷达网小眼睛带鱼”貌似近些年才出现的说法。土生土长的我,父亲还是老渔民,初次听到这种叫法时,着实懵了,不知道这种叫法的渊源,因为小时候没有从父辈那里听说过。向周边的朋友打听,才知道:渔民在渔船上将渔网布好之后,渔船就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叫做雷达网捕鱼法,用这种方法捕捉上来的带鱼就称为雷达网带鱼。这种捕鱼方式,应该存在很久了吧,可能我父亲那一辈的渔民那时不知道雷达的旋转运动,新一代的渔民文化程度高,给这种捕鱼方式取的名称更生动形象。但小时候吃的带鱼,那是真的好吃,比那“雷达网小眼睛带鱼”还要好吃N倍。

岁月倒退四五十年,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水煮的带鱼上面会有一层厚厚的银白油脂,霜白带鱼的叫法就是这样来的。现在的孩子喜欢吃奶酪之类的食物,那时的我也是小屁孩一个,喜欢吃那层厚厚的银白油脂。它入口就化,滑溜溜的,松软绵长,一股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好吃味儿在口舌间打着转儿。煮熟后“打冻”的银白油脂也足足有好几寸厚(“打冻”,舟山方言,意思是煮熟的带鱼汤水凝结,如果冻一般)。哇,记忆中那银白的“带鱼冻”如霜一样白,让舌头上的味蕾瞬间盛开,鲜美一冬。

渔船拢洋了,我在码头上“头瞭瞭”(舟山方言,即非常渴望)等着父亲返航,我知道父亲一定会捧着一大盆装着烧熟的“打冻”的带鱼回家。这时候,父亲的脸也是一年中最圆润的。整个带鱼汛, 船上的渔民都是以带鱼为主肴,这样,一个带鱼汛期下来,渔民们都长胖长圆了,可见这带鱼滋养身体的力道,也印证舟山老话“冬至带鱼赛人参”。越是临近冬至,带鱼越肥美无比。我曾问过父亲,船上如何煮带鱼?父亲回答:船上煮带鱼,只是一瓢水,一撮盐而已。但就是如此简朴原生态的烧法,煮出来的却是人间极致的美味,原因应该很简单,那可是刚捕捞上来最新鲜的带鱼。等渔船拢洋时,运往码头的都是冰鲜带鱼。不过,这冰鲜带鱼也足够美味。

与我同时代的70后渔家子弟,小时候都是吃带鱼长大的,带鱼的美味早已深入味蕾的记忆里。带鱼经过母亲的巧手烧煮,花样不断。我最喜欢吃母亲煮的带鱼粥。母亲仔细地将带鱼去刺,然后慢火熬粥。黏稠的热粥,味儿鲜咸,海味十足,还油麻麻的,我呼啦啦将一碗带鱼粥喝下去,一下子就驱除了冬日的寒气。其次是母亲烧的带鱼萝卜羹,萝卜甜脆,带鱼鲜美,两者结合,绝配。银白的带鱼,雪白的萝卜,兑点勾芡,撒点小葱花,这道舟山人家家户户都爱吃的家常菜,绝对是饭桌上颜值一流,口味诱人的佳肴。我一口热乎乎的米饭入嘴,一大勺带鱼萝卜羹紧随其后,吃得真叫过瘾。

当然,带鱼的吃法还有很多种,如,带鱼裹上面粉后油炸,叫面拖带鱼;直接往带鱼身上撒把盐,腌制一段时间,上锅蒸的,叫抱盐带鱼;还有鼎鼎大名的风带鱼等。我的老父亲制作风带鱼的手艺很好。当透骨新鲜的带鱼在父亲娴熟的刀法运转中去除内脏,浸泡完盐水后,被一条条地拎起, 挂在西风呼呼响的屋外。冬日的晴天,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质,银白的带鱼一条一条在蓝天下,在西风里,晃啊晃,恍如无数条鱼在蓝天之下荡秋千一般, 那场景在我眼里美爆了,银白与纯蓝的搭配,让世界变得很纯美,以至于在好长一段的年轻时光里, 我喜欢将银白与天空蓝作为我的着装配色,恍然间,自己如蓝天下晃啊晃的银带鱼, 很仙很纯又很婀娜还很海派。这种唯美与浪漫的审美,估计是家乡的风带鱼留给我的最初的美学启迪。

飘在空中的风带鱼,是家乡特有的冬日风景线,端上饭桌的风带鱼,则是一道美名远扬的地方美食。舟山人过年饭桌上必定会出现四道名菜:风鳗、吊带、鳓鱼、呛蟹。这“吊带”,就是舟山风带鱼。被西风吹干的带鱼,吃在嘴里,鱼肉如丝般柔滑,又有点韧结结,满口鲜咸,仿佛略有点甜味,总之,用舟山方言说,可以“淡口吃”, 就是直接当小零嘴。我很喜欢 “淡口吃”,吃得满嘴都是鱼腥味,非常过瘾。若人家笑话我,我还大言不惭地狡辩:“我这满口都是海的味道,大海就在我的嘴里。”家人哈哈大笑,我的老父亲更是宠溺无比地说:“阿囡喜欢吃,阿爹专门给你做,想吃就吃。” 然后,他还很自豪,“阿拉舟山带鱼就是好吃,这一百海里以内的带鱼,味道都好。二百海里的带鱼,就不好吃了。” 身为老渔民的父亲, 他说的一百海里,指的是舟山群岛渔场的海域,而二百海里指的是公海一带,来自公海区域的带鱼,就是我们舟山人口中常说的外洋带鱼。

“老爸,现在最好吃的是雷达网带鱼。”

“哎呦,那种眼睛小,眼珠黑,银色的体表有点半透明的带鱼,是浪岗、海礁一带的带鱼,以前我们就在那里捕带鱼。‘带鱼两头尖,生在海礁边;要想吃带鱼,还在浪岗面。’这话,你听说过哦?”见我一脸无知,老父亲又说了一句,“海礁、浪岗挑担,带鱼会拧交关。”

实话实说, 我一直吃着美味的舟山带鱼,其实不知道这舟山带鱼的产地在哪里。听老父亲这么一说,才知道“浪岗面”曾经就是带鱼旺发的海域,那是老父亲年轻时风里来浪里去养家糊口的劳动场地。

望着年迈的老父亲,想想父亲在海里捕鱼大半辈子,却在上个世纪末,因渔业资源衰退,不得不上岸另谋生路,感慨万分。阿拉舟山带鱼,这公认的全世界最好吃的带鱼,早已美名远扬海内外,但愿这条舟山标志性的鱼——舟山带鱼,还能回到从前,一如从前旺发。

此刻,家乡的西风又是“辣辣响”,鲜美一冬唯舟山带鱼,这条银光闪闪的带鱼一定会与海天相伴,亘古长存,且世世代代旺发。

诗风雅韵

# 沁园春·彩韵岛城

□陈斌 文/摄

林染丹霞,霜侵银杏,醉眼初看。
渐斜晖弄影,浮云绕岭,清风拂面,碧树连天。
人世繁华,山河锦绣,恰似瑶台落九寰。
游兴处,有欢歌笑语,共话团圆。
此中意趣千般。更添得、诗情画韵间。
幸今朝赏景,心驰胜迹,闲愁尽扫,梦入仙源。
酒罢吟成,任他凉热,且把幽怀付管弦。
君知否,这风光无限,乐在眉弯。

履之留痕

# 世外桃源竺家尖

□成余庆

第一次听朋友说起“竺家尖”的时候,我听成了“朱家尖”,一脸狐疑地问道,朱家尖不是在普朱管委会吗,缘何在临城?朋友听后捧腹大笑,忙说此“竺家尖”非彼“朱家尖”。因为此次乌龙事件,加之不时有网友在朋友圈晾晒该处美景,便对竺家尖多了几分好奇,总想着去一探究竟。

周末,正是远足好时光,于是呼朋引伴,相约游览竺家尖。

其实, 竺家尖离我住的地方并不远,也就七八公里的路程吧,其边上的洞岙水库我去过多次。也许是出生在长江边的缘故,打小我便对水有一种独特的情结。来舟山后,每每工作之余,我也总喜欢去有水的地方转转,除了去海边,诸如应家湾、里山、虹桥、狭门等水库我也曾多次光顾。俗话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总觉得,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没有了水,城市便没了灵性,而看着那一泓碧水, 似乎就能洗涤净我们身上的疲惫、心中的尘埃。

过毛竹山村牌坊不远,便发现了竺家尖的标志——“星海公路竺家尖支线”,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而道路也被描绘成五颜六色。这是个不错的创意,定海的百里文廊全部是用这种彩道串联,这些彩道像一条条彩色的丝带缠绕在山间, 与自然景观和谐共存、相得益彰,在给我们带来视觉美观的同时, 还能起到导航和提醒缓驾慢行的作用,真可谓一举多得。

沿着彩色的盘山公路逶迤前行。行至半山腰,发现山中有一绿道,朋友心血来潮,建议弃车徒行上山,我欣然应允。于是,我们便从车里取出登山杖,换上登山鞋,向秘境进发,那一刻,多少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迈之情。

这应该是一条废弃很久的绿道,开始的时候还能隐隐约约地辨识,随着山势的爬升和植被的茂盛,道路越来越隐秘,很多地方已经被蓬草和藤蔓遮掩, 只能摸索着前行。我打趣道,这正应了先生那句话:“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而我们,似乎也成了这条绿道的开拓者!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终于爬上山顶,顿觉视野辽阔、心旷神怡,而一大片茶园扑面而来,所有的疲惫顿时被一扫而空。

茶园有好几十亩,满满地铺满了好几处山坡。正是初秋时节,茶叶未曾凋零,茶果已然结实,一颗颗珍珠玛瑙般的茶果,是对丰收的最好注解。站在茶园上极目远眺,新城尽收眼底,东西快速路就像一条高速运转的履带,带动着车流滚滚向前。听说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桃花、虾峙等外岛。

茶园里,茶农正在给茶树裁枝。随着剪刀扫过, 茶树被裁剪成整整齐齐的模样,那一垄垄茶树像一列列整齐划一的哨兵,而裁剪下来的枝叶顺势落在茶树底下,铺成厚厚的一层,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就像踩在地毯上一般。那一刻,我生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感慨!听茶农说,竺家尖茶园主要生产红茶,年产量约200公斤,我就想,明年春天定要来品上一杯。

从茶园下来, 沿着新修的柏油马路,不一会儿我们就抵达了星海瞭望台。所谓“星海瞭望台”,顾名思义,大抵是指“观星、赏月、望海”之意吧。久居闹市,困于钢铁丛林之中,观星赏月已然成为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犹记得小时候,在“天阶夜色凉如水”的秋夜, 月色可以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那时候的秋天,庄稼收割完,晒场周边全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谷垛子,母亲喜欢趁着月夜脱碾稻谷, 我们一边帮忙母亲打打下手,一边穿梭在稻垛里玩“捉迷藏”,笑声可以传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下山的时候,太阳的余晖洒在有些泛黄的秋叶上,树影斑驳、日影婆娑,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寻”,脑海里不由得想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的确,美丽的竺家尖,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海边人家

# 我打卡了一座蓝色小屋

□李慧慧

新家附近有一个漂亮的蓝色小屋, 我在某书上都快翻出茧子了,这次两位朋友来家里玩,她们平时就喜欢拍照、喜欢美景,我们立马一拍即合,带着她们去寻找那传说中的蓝房子。

出发前,我们跟搬家似的,透明的伞、草帽、还有美丽的裙子,全副武装,就差没穿个斗篷了。就算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也没能阻挡我们寻美的心情。

其实搬到新家以后, 我第一时间与老公来找过这个蓝色小屋,当时看了一圈没找到,这次在网上重新查找了一下地址, 有一位当地网红博主非常详细地说明了要去的地方, 说是沿学校对面的小路拐个弯儿就到了。

雨下得正欢,朋友开车,我盯着窗外,眼睛都快瞪成望远镜了。

突然,一抹蓝色映入眼帘,我激动得差点儿没从座位上弹起来:“找到了! 找到了! ”我们看了眼车外的雨,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拿出两把伞走进雨中。按朋友的说法,这雨更适合拍照,更有意境。

下车一看,两边绿布围墙,乱糟糟的,里头跟个未解之谜似的, 似乎是施工进行到一半停了下来。咱们沿着小路走,两边花草被雨水滋润得跟打了蜡似的,绿得发光,粉得冒泡。女儿突然大喊:“到啦! ”

那蓝色小屋,在雨雾里若隐若现,跟网上那些大片儿一模一样, 文艺范儿十足, 简直是拍照胜地。女儿上看下看,找有趣的地方,两位朋友在周边看了看,我走近蓝色小屋看到“××驿站”的字样,再往右一瞅,心瞬间凉了半截,“厕所”俩字儿赫然在目, 这……我们不会是要打卡一间厕所的吧? 我不死心,问朋友们,她们笑得差点儿岔气,说:“厕所咋了,楼上才是重点呢! ”

我心一横, 踏上那生锈的钢梯, 楼上四面环窗,玻璃门挂着一条锈迹斑斑的铜锁链,里头杂七杂八的,一木椅、一桌、一排空书架,这……是原来什么店倒闭了吗? 我随手咔嚓几张,下楼遇见一老大爷,一问,他悠悠地说:“楼上不开的。”我一听,心拔凉拔凉的,有点失望,但是本着“来都来了,不能白来”的心情,还是站在屋外拍了几张。

虽说是个厕所驿站,但照片出来效果杠杠的,雨小了,蒙蒙细雨下,蓝房子更亮了,清新得跟刚出炉的蓝莓一样。我们沿着小屋外的彩虹跑道溜达,远处一艘万吨巨轮,红得跟信号灯似的,在雾里穿梭。朋友说:“这蓝房子,估摸着是给跑步的建的,歇脚用的,也可能是给海上的哥们儿指路的,你看那雾蒙蒙的,一抹蓝多提神! ”

我苦着脸问:“咱们这算打卡失败吗? ”

朋友哈哈大笑:“失败?这哪儿能啊! 咱们这是另类打卡,知道不,这多有意思! 本来就是来看风景的,你往站这儿一望,景儿美,蓝房子也美,就算它真是厕所,那也是路边的风景呀! ”

除了这个蓝色小屋,其实在某书上,各类博主推荐和分享的舟山最具风情的厕所是足球公园的那个粉色厕所,说是具有加州风情的一个地方,我还没去过,但是看到大家分享的照片,拍出来美美的,谁能想到这是一个厕所呢?

有人说,厕所有啥好拍的,也有人说,小小厕所却关系着百姓的“大民生”,也是反映城市文明的一扇“窗”。一个既有颜值又有内涵的“网红”公厕,也可以是一个品牌,一个文化。

从某个角度来说,无论我们去打卡什么,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感受生活中的那份美好,那份快乐。